

孙京涛 编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EYES OF 时代的眼睛 TIME

史上15位摄影大师的
艺术品评

- ★黛安·阿勃丝 Diane Arbus
- ★理查德·埃夫登 Richard Avedon
- ★乔·彼得·威金 Joel-Peter Witkin
- ★罗伯特·弗兰克 Robert Frank
- ★南·戈尔丁 Nan Goldin
- ★杰夫·沃尔 Jeff Wall
-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 ★约瑟夫·寇德卡 Josef Koudelka
- ★玛丽·艾伦·马克 Mary Ellen Mark
- ★萨莉·曼 Sally Mann
- ★强·索德克 Jan Saudek
-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Sebastiao Salgado
- ★安德里斯·塞拉诺 Andres Serrano
- ★维加 Weegee
- ★辛迪·谢尔曼 Cindy Sherm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的眼睛：史上15位摄影大师的艺术品评 / 孙京涛
主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008-3959-0/J·347

I. 时… II. 孙… III. ①摄影集—世界—现代 ②摄影艺术—艺术评论—世界 IV. J431 J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5539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社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47 (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230千字

印 张：18.5

印 数：001—7000册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 图片总监, 高级记者。中央财经 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报道摄影、纪实摄影。

1996年入选由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举办的“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

1998年《紧急抢救在泰山》获得中国新闻奖。

2002年获得首届中国图片编辑最高奖: “金烛奖”。

参展:

1995年, Topic Photo-Group 摄影展。

1991年, 《流浪的傻子》参加一品国际摄影节。

2004年, 《中国人本》摄影展, 广东省美术馆。

2005年, 《邻居: 麻风病人》参加佩皮尼昂摄影节。

2005年, 《秀色》(Show sexy) 参加“山东十人摄影展”。

2007年, 《面具: 你是我的唯一》参加“呼吸”艺术展。

学术活动:

2000年, 策划组织一品国际摄影节, 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2003年, 担任首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纪实摄影论坛”主持人。

2006年, 主持平遥摄影节“纪实摄影: 个案到理法”论坛。

2006年, 担任中国(济南)国际摄影艺术双年展学术委员、评委。

著作:

《纪实摄影: 风格与探索》(山东画报摄影出版社)。

《荒谬的真实: 黛安·阿勃丝传奇的一生》(山东画报摄影出版社)。

《报道摄影》(山东美术出版社)。

《中国故事》(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孙京涛简历



JINGTAOSUN, Photo director of Dazhong Daily & executive of press photograph; Visiting Professor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 Supervisor of postgraduate.

Graduated from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ews Photography and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s the major.

1996 Elected as a student of Joop Swart Master Class by World Press Photo Foundation;

1998 Won The China Journalism Awards for the news report *An Instant Rescue on Mount Tai*;

2002 Won the top prize Golden Candle Awards for photo editor;

1995 Held the Topic Photo-Group exhibition;

2001 *The Stray Idiot* exhibited on Yipi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Photojournalism, Dongying;

2005 *Neighbors: Leprosy Sufferers* exhibited o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Photojournalism, Perpignan;

2005 *Show Sexy* shown on "10 Photographors' Expo, ShanDong";

2007 *False Face: You are My Exclusive* exhibited on Breathe: a grand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hibition in Shandong.

2000 Plan and organized the Yi Pi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Photojournalism, Dongying,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evaluation committee;

2003 Served as the presider of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Forum on Festival of Photojournalism, PingY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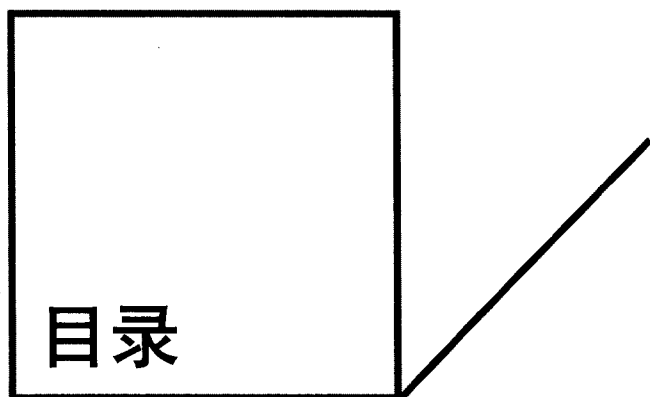
2006 Host the forum for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from Individual to General" on Festival of Photojournalism, PingYao.

Works: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Genre & Grope, published by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Diane Arbus: a legend life, published by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News Photography, published by ShanDong Art Publishing House



Diane Arbus 黛安·阿勃丝：
我生命中的贵族 4

Richard Avedon 埃夫登：
漂移于天堂与地狱之间 24

Marry Ellen Mark 玛丽·艾伦·马克：
静态的绮丽 42

Andres Serrano 安德里斯·塞拉诺：
灵魂的切割者 84

Robert Frank 罗伯特·弗兰克：
孤僻与复杂 98

Nan Goldin 南·戈尔丁：
你只能是你自己的镜子 120

Josef Koudelka 约瑟夫·寇德卡：
流放是他的唯一动力 134

Sally Mann 萨莉·曼：
温柔的坚持 148

Sebastiao Salgado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史诗般的造像 160

Jan Saudek 强·索德克：
半地下的策略？ 182

Weegee 维加：
别无选择的选择 200

Joel-Peter Witkin 乔·彼得·威金：
魔幻现实主义？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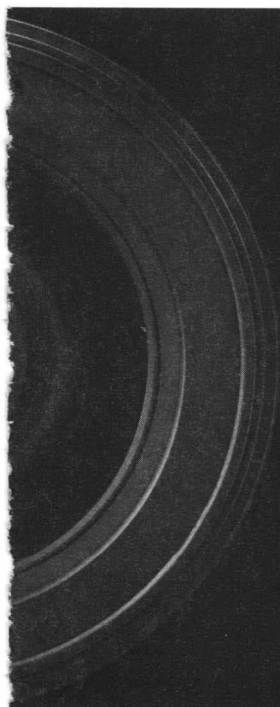
Jeff Wall 杰夫·沃尔：
外观的意义 230

Cindy Sherman 辛迪·谢尔曼：
自拍照与自我揭示 242

Henri Cartier-Bresson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快照摄影的教父 268

J43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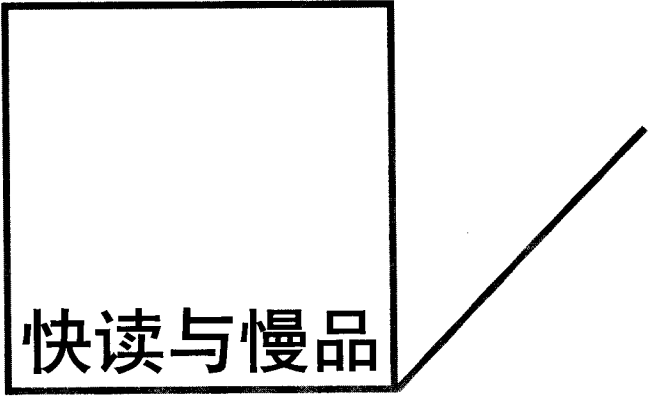
2008



EYES OF 时代的眼睛 TIME

孙京涛 编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史上15位摄影大师的艺术品评



快读与慢品

在这个什么都讲求快速的年代出版这样一本读起来多少有些艰涩的书，心中不免忐忑。

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的时代——快餐、快车、快照，速读、速配、速成……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行为被好奇心和欲望诱惑与驱赶着，夹杂在躁动与急促的人流中一路向前，希望将目力所及的一切尽收囊中。但是“快”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即时性和一次性，“快”不等于尊重了事物的本质。相反，却往往是为了满足自我贪欲。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慢下来，站在边上冷眼旁观，或许我们的所得，远胜于躁躔以求。

这本小书中的这些摄影家，这些冷静的评说与沉思，都属于“慢”的范畴。

一开始接触这些资料，缘于我试图求解摄影的某些答案。20年前我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资讯并不如今天这么发达。这样的摄影好，那样的不好，很多时候只是听人说，我自己却觉得依据不足。比方说，好的摄影应该符合怎样的摄影史和美学逻辑？它对摄影师个人性情是怎样的依托关系？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相比它又独到在何处？大多数时候你是

找不准答案的。但是一路寻找下来，你慢慢也会领悟，摄影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那每天生产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图片，更在于那些带有相当启发性的摄影家。摄影的丰富性，是因为有了这些坐标的指引，才纵横铺排开来。

但不能轻视理论、评论的指引。在这些眼观六路、犀利深沉的评论家笔下，这些摄影、这些摄影家的意义得到了深度解释。某种意义上，是这些评论把这些摄影家与历史、哲学、美学、艺术连接了起来。在这个背景下，你会发现，这些伟大的摄影家之所以成为摄影史上的坐标，不仅仅在于他们确立了什么，而更在于他们反叛了什么。

因此，在个人智慧与史学逻辑的交会点上，这些大师的作品不能被轻率解读——真正伟大的摄影，只能是少数人所能理解的摄影。因此，顶礼膜拜在继续，歪解误读也在继续。

但这里的文字只是有限的借鉴，就像这些大师只是有限的借鉴一样。真正的创造性源于你所处的时代和你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经验。

我感到心中忐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翻译水平实在有限，虽然不断得到一些朋友的指点与勘误，书中的谬误之处仍是不少，恳请读者朋友谅解并不吝指正。

作者

2007年11月22日



1923-1971
Diane Arbus

黛安·阿勃丝：我生命中的贵族

在翻译她那本传记《荒谬的真实》那阵子，我得了哮喘，这是一种不小心可以致命的慢性病。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遏制那该死的日夜不停的咳嗽与令人窒息的呼吸困难。但是，在每一个睡不着觉的夜晚，我有阿勃丝，一个在我5岁时已经慨然辞世的女人。通过那些我复印来的纸张——由于超出了原著纸张的尺码而复印得宽窄不一的大大的黑边让人不断联想到遗像的黑框，我仿佛就是通过一张张遗像品味着这个柔弱、忧郁、好奇、简单、敏感而又勇敢的女人。说实话我深深爱上了她——不仅仅是她的摄影。我喜欢她感悟光明与黑暗的方式，喜欢她看待人的方式，喜欢她爱一个人或者恨一个人的那种踌躇与怯懦的方式，喜欢她触摸自我生命的方式——所有这些方式都是发自我，与别人、与教育无关。而所有这些方式所透露出来的贵族气息不断激起我想走向她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让我翻译了36万有关她的文字，但是，我发现我仍然连靠近她的可能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她那样反差巨大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她那种不计后果探究生命真相的勇气和细腻，更没有她那种不露声色却倔犟执拗的反叛性格。“贵族是不向别人解释什么的”，但阿勃丝开口了。她不是在解释，而只是在自言自语，告诉我们她拍这些照片的动机和兴趣。这些动机和兴趣离那些宏大主题太远太远，而离我这等庸庸碌碌的小民却很近——用自我，告诉周遭的人，每个生命都有它不同的精彩。

透过取景器的诡异

黛安·阿勃丝 (Diane Arbus)

文字与影像

6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那些我从没到过的地方。对我来说，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家里总意味着些什么。当到了需要去的时候，如果我要坐公共汽车或乘出租车去城外某个住宅区，那对我来说就像赴一场彼此不曾谋面的异性约会。这事儿总是这样子。有时我会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噢，老天，时间到了，但我真的不想去。可是一旦我上了路，一些奇妙的东西就会赶走那种反胃的感觉，并且无法控制。

如果我只是出于好奇，那么我将很难对别人说：“我要去你家，和你聊天，让你给我讲你生活中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人们可能说：“你疯了”，另外他们还会保持高度警惕。但是照相机是一种特别的通行证，许多人愿意被以这种方式所关注，而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关注。

事实上，他们往往因此而喜欢我，我很受他们的欢迎。我想我有点两面性。我会非常迎合他们的，十分随和，有时也许有些过分，这着实让我烦恼。我能听见自己说：“多么可怕！”我知道说这话的女人正做出厌恶的表情，我内心真的觉得她可怕，我不希望我或者我的孩子看上去像这张脸。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绝对不会去亲吻这张脸，但我的确觉得那是非常惊人的无可挑剔的东西。

总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是得到认可，另一种是在人们眼中彻彻底底的怪异，但是在某种感觉里我总是认同他们的。

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他们觉得应该以这种方式去看待事物，结果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去看待它。这就是人们所遵循的。你看一个人走在街上，而实质上你所注意到的是他们的缺陷。我们被赋予这样的怪癖是不寻常的，我们不满意于我们所被赋予的，于是我们创造出了另外一套系统。我们的外表就像是给这世界的一个标志，期望它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认识我们。但是，在你希望被人们了解的东西和人们实际了解的东西之间总有一段距离，这就是我所谓的目
的和结果之间的鸿沟。我是说如果你足够接近地审视现实且在某种意义上你的确是接近了它，那么它会变得很荒诞。我们看起来真的很荒诞。有时你会在一张照片上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是很讽刺的，那就是你所期望的事情从不如你所愿的发生。



起居室里的俄裔侏儒，纽约100街，1963年。



针垫人罗纳德·哈里森，
纽约，1962年。

我所想极力描述的是，你无法摆脱自己的皮囊进入别人的身体里，别人的悲剧永远不会成为你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一张照片必须精确而具体。我记得我刚开始摄影时想过，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想把他们一一都拍下来将会是无比艰难的。所以，如果我把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代表”拍下来，大家都会辨认出它来，这就像人们用来对普通人或事物的称呼。是我的老师丽赛特·莫德尔最终使我明白，你越特殊它就越普通。你必须抛弃那些托词和上流社会的优雅，尽量直接面对那些特殊的真实对象。

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一种精确性，一种我们通常不太习惯的精确性。在同人交往时，人们往往比面对相机更会伪装自己，把苦涩和凄凉隐藏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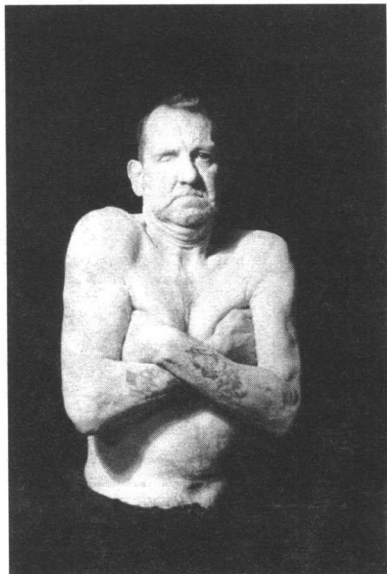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照片都是这样。有时它们显现的东西的确比你所感觉到的更美或更与众不同。但不管怎样，只要是深入地观察就不应该回避真相，它自有其本来面目。

畸形人是我拍得较多的对象。它是我首先拍摄的一些事

物中的一种。它给我一种很强烈的兴奋感。我曾经非常迷恋他们，现在我仍然迷恋他们中的一部分。我不是一定要他们说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但他们给我一种羞耻和敬畏混合在一起的感觉。畸形人的故事中隐藏着一种传奇，他们就像神话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拦住你，让你猜一个谜语。大部分人在经历生活时会害怕痛苦，而畸形人的痛苦与生俱来，他们早已经受了生活中的考验，他们是贵族。

我极没兴趣去拍摄那些人们熟识的人或事物。他们只是在我对他们知之甚少的时候吸引我，然而一旦他们变成众所周知的东西时，我就会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有时候我看一张照片或一幅画时会想，他们不该是这样子。我指的当然不



瓦尔特·L·格雷戈里，人们都叫他来自马萨诸塞的疯子，1960年。

只是一种感觉，我不喜欢它。我的意思是这其中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我想这是我自己对事实的感觉触发的，一些东西会带着一个很大的“不”字强烈地在我心里滋生出来。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非常与众不同。

我不是说这感觉只是来自我不喜欢的图片，它也照样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图片。你走出门来，你所获得的只是你自己。所有的照片开始消失。于是你想，天啊，这真的是太不同了。我不是要你完全按照它的样子去做，但至少你可以做得更像它。



带发卷的男人，纽约西20街，1966年。

我小时候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说出一件事情的那一刻，它就不再真实了。当然如果我没有丢下这样的想法的话，它很快就会把我弄疯。如果想不钻牛角尖，那就只有在你做了一件事情后，应该转身去做别的事情。

裸体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拍摄对象。

十二年间我曾到过三个这样的部落。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1963年，我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它是最衰败的部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也是最精彩的。它的确在衰落、解体，土地发霉，寸草不生。

我一直想去裸体营，但是有些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位裸体营的管理员在车站遇到了我，因为没有自己的车，我就上了他的车。我很紧张。他却说：“我希望你能意识到你已经来到了一个裸体营。”好吧，我希望我做得好。我们达成了默契。他说这话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真实的人体并不像它被各种装饰物装饰后那样美丽，当你直面它时，通常的神秘感就消失了。

我记得在一个地方有两个流放地。他们有这样的规定，男人可能会因为勃起而被驱逐，而女人也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比如盯视别人被驱逐。他们对此的说法是，你可以用眼睛看别人，但是不允许从中进行交易。

这有点像走进一种不知道是属于谁的幻觉中。刚开始的时候，我真有点目瞪口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人赤裸着，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同时一丝不挂。我看见的第一个人在旁若无人地修剪草坪，他让我觉得我这样无所事事地摆弄相机不合时宜。但只要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接着你就变成了一个裸体主义者。也许你会认为不是，但你的确已经是了。

有些人看起来比别人穿得更多。我是说男人走向湖边的时候都穿鞋子和筒袜，他们把烟别在袜子里，而女人则戴耳环，戴帽子，戴手镯和手表，穿高跟鞋。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身上除了一块橡皮膏，真的是一丝不挂。

过一段时间你会感到困惑，比如你会踩到空的碎瓶子或生锈的金属发卡；湖底肮脏的淤泥被带到岸上，草木被弄得污秽不堪；户外的厕所散发出刺鼻的异味，小树林看起来破破落落，仿佛时光倒转，

又回到了沦落之后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企求上帝饶恕他们，上帝在无比愤怒中对他们说：“好吧，那就留下吧，留在伊甸园，学得开化，生儿育女。”他们这样做了。

在孩提时我所经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一直都没有身处逆境，对我来说这是种痛苦。我确信这是一种不现实的感觉。我生来便被禁锢在一个不真实的、一个荒谬的“免疫”罩中，而这种免疫同样令人痛苦。它就像是我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样。在我眼里，这个世界的东西只属于这个世界，我可以学些什么，但是它们从来都不是我自己的经历。

我从来就不是个对未来充满渴望的孩子。我不崇拜英雄，也不热衷于弹钢琴或类似的东西。我的确是画过画，但我讨厌它。高中毕业后我就没再进校门，因为我在不断地被称赞有多出色。那是一个表现个性的时代，我在一所私



裸着上身坐在床上的女孩，纽约，1968年。



性奴役者在拥抱她的受奴役对象，纽约，1970年。